



女学人文化随笔

WUXUE REN WENHUA SUIBI



谭湘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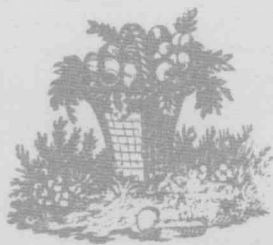
女人的船和岸

NUREN DE CHUAN HE AN

刘思谦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刘思谦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女人的船和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人的船和岸/刘思谦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6

(女学人文化随笔/谭湘主编)

ISBN 7-5434-4462-3

I. 女...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997 号

书 名 女人的船和岸

作 者 刘思谦

责任编辑 孙新龙 李 利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62-3/I·671

定 价 10.1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乐黛云

时至今日，女性写作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女性已进入各种各样曾经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展现着自己多姿多彩个性，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显现自己的主体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身份，仍似乎必须予以标识。因为在文化的、社会的舞台上，能与男性并肩的女性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这也是这部女性散文随笔丛书成为必需的理由。

对平等、个性、自由的梦想来说，女性写作，既是对一个不同的性别经验的记录展示，可以补足过去主流写作的不完全的图画，同时又是一种并不刻意追求差异或凸现差异的写作。因此它始终是一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写作方式。如同一位哲人所说，人类的写作，始终是对抗死亡、伸延生命的方式之一。通过写作，我们与同代人交流，也期盼着与未来者对话。通过写作，我们尝试挽留时光岁月，将其留待他日。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亦是延展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与他人共享的一种方式。

收入这部丛书的作者，大都有着女学者的身份，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活跃在女性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中国女性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她们在这部丛书中汇聚在一起，不失为新世纪伊始的一道文化风景。因为是散文随笔集，所以不同于她们在各自学术论文中的面貌，而展露出她们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在这套丛书中，她们讨论女性，也讨论社会、人生；她们谈及学术，更述说生活。其中小世界与大舞台，个人与历史，性别经验与社会思考，在各有千秋的写作方式中展现出来。一套微缩画屏，也是大千世界。汇集在这里的这些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学术和非学术的写作，既是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同时又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女性写作的一部分。这种两重性使这套丛书不仅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且饶有情趣。

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世纪、新千年的曙光已经照临。人们已无数次预言 21 世纪将是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以往任何时期的世纪，我想，重要的不同之一应是彻底改观了的新的性别记录和两性现实。人类期待着一个多元、自由的时代，一个更注重个性而不是刻板复制、更尊重个体而不是单一规范、更人性而不是更物化的时代。这套丛书将是一个新的开端罢。

目 录

我的两个“第一篇”	1
生命的塑像	4
童言	6
生气	9
学游泳	12
趣梦	15
一日三餐	16
行年六十	19
登武当山侧记	21
拿到白条的孩子们	24
女性文学和我	26
昨夜梦见母亲	29
在美国做外婆	36
倾斜的天平	39
空巢和满巢	43
闪电式离婚	46
自嘲:我是什么人?	50
趣梦	53

“隐形”可以是一种缓冲	56
我记住了 Walmart 这个全美连锁店	60
买房子	63
可怜天下父母心	67
友殇	71
永远的老乔	74
恢复晨练	76
舞场上的女人	78
秦淮赠衣	80
槐花开了	85
惊艳与悲凉	87
承受孤独	90
关于苦难	94
我的女性观	99
我们的文化源头和文学	108
爱是什么?	116
女人的船和岸	130
我读《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140
她们的“最后”	146
读几位同性同行的文论随笔	151
回头不是岸	157
由纯真走向成熟	167
不拘一格	171
但愿“恒娘”不恒	173

选择“归隐书林”	176
弥足珍贵的写出	178
和老相遇.....	182
重读叶梦散文	185
飞翔的高度	188
找回个人的记忆	190
读迟子建小说随笔	193
美是让人心疼的	195

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随想	198
----------------------	-----

跋	205
---------	-----

我的两个“第一篇”

《南阳日报》副刊来信约稿，题目是《我的第一篇》。我有些为难，原因是我有两个相距三十年的“第一篇”，一个在1948年，一个在1979年。两个“第一篇”回想起来都有点意思，舍弃哪一个都觉得可惜。好在这并不是鱼和熊掌、生和义之不可得兼，我何不就写写我的两个“第一篇”呢？

写第一个“第一篇”时杭州还没解放。1947年我的父亲刘潇然应聘到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我们全家便由位于黄土高坡上的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移居杭州。我就读于浙江大学附中初中部。那几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家六口人靠父亲的薪金难以糊口，常常该吃饭了却无米下锅，母亲便让我到对门卖烧饼的老爷爷那里去“赊”几只烧饼。有次我在马路上看到饥饿的人群像黑乎乎的潮水涌向米店，雪白的大米从楼上的窗口倒下来像是一挂白花花的瀑布。不久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突然被捕，不久又突然惨死狱中。于子三给我们附中同学讲过课，戴一副黑边眼镜，爱笑。有次爸爸带我去参加浙大学生纪

念“五四”晚会，于子三还领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从此我便朦朦胧胧地憧憬着一个没有饥饿没有迫害的“好地方”。那时我还是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主编的《开明少年》的一名热心的读者，有次《开明少年》以“我”为题征文，我便以这些内容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短文，还起了一个一点也不朦胧的题目：《我的成长》，大意是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成长起来了。这篇小文有幸入选，登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征文集上，书名为《我》。那本《我》我一直珍藏着，直到1966年夏天被我那胆小丈夫在“革命小将”前来抄家之前的一个深夜悄悄烧掉了，连同我的十几本日记。

写第二个“第一篇”时已过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风云变幻，星转斗移，沧海桑田。我们家这只小船由杭州漂到开封、北京、沈阳，又从沈阳飘回郑州、开封。我在这三十年里入过团、参加过军、上过大学、下过乡，当过模范教师也当过“牛鬼蛇神”，还立过功、受过奖、戴过高帽、游过街、挨过批斗，当然也真的长大成人也结婚也生儿育女，也写过检讨、讲稿，却惟独没有再写过一篇文章。三十年的岁月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遗憾的是却并没有因此而“成长”起来。譬如“四人帮”一倒台，我便以为他们整人的那一套戴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等等该“休息”了，便十分莽撞地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贸然发言，结果是把那些我以为该“休息”了的办法统统拿出来在我身上再一一用过。大概是他们做得过分了，我的遭遇在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间不胫而走，竟也纷纷扬扬形成了某种舆论。一天傍晚，我正枯坐家中生闷气，与我只有一面之交的《奔流》主编庞家季、丁琳和王大海同志突然来访，劝我写点什么。他们说：“你写吧，我们给你发，我们不怕他们。”我心中顿生暖意，身上那根仿佛早已死灭了的写文章的神经又活了，只觉得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冲动。写什么呢，那时我正在看契诃夫

的小说《第六病室》。也许是契诃夫笔下那令人窒息的氛围唤起了我的某种似曾相识的记忆吧，我便写了一篇《第六病室》的评论，发表在《奔流》1979年六期上。文章写得不成样子，不过是借契诃夫的酒杯浇我自己心中的块垒。我所珍惜的只是这个“第一篇”发表前后人们那份温馨的心意。我当时所在的那所大学里，许多朋友向我示以欣慰的目光，比他们自己发表了文章还要高兴。自此我再也不怀疑人和人的心是可以相通的。

现在距离我这第二个“第一篇”又是十余年过去了。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中国历史上这难逢的可以说一点真话的十年，在这难得的第二个“第一篇”之后又写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

.....

生命的塑像

刘

思

谦

随

笔

雷建生、郎保洛——这两个永生的年轻人在我的记忆里是和鲁迅笔下那个执著向前的匆匆过客，那个神话中逐日的夸父和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连结在一起的。他们踽踽独行、胼手胝足去追赶的是生命的永恒理想——自由。这大概就是已被人们淡忘了的不死的理想主义吧？

弗洛姆写过一本书，叫做《逃避自由》。生活在重重压抑、束缚下的人渴望自由而又不堪忍受自由的重负。选择自由就是选择痛苦选择孤独。以驯化人的自由天性为目的的社会压抑造就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它通过趋同、从众、惟上等方式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安全感、荣誉感和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幸福感，但是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拱手交出自己作为人的自由和独立。于是大写的人萎缩为小写的人，思想者蜕化为机器人，人的感情欲望、理性良知统统服从于某种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沦为在许多好听的名目好看的衣服遮盖下的工具、奴隶。

雷建生、郎保洛没有逃避自由而是拼出全身力气不懈地追赶自由。他们一定是听到了自己生命深处的呐喊。他们不认为在自由面前掉头而去装聋作哑就能获得安宁，就能使躁动的灵魂获得救赎。这两个 80 年代的“热血书生”找到了他们所能够找到的实现生命自由的方式(至于是否一定是漂流长江、黄河在我看来这并不重要，它最终成为一种象征)。他们胜过了压抑胜过了吞没他们的黄河胜过了一切似乎比他们强大的庞然大物。他们以肉体的毁灭赢得了辉煌的一瞬间创造了一座非世俗标准所能衡量的体现了人类精神价值的生命塑像。

人们将铭记他们的英名。

童言

刘

思

谦

随

笔

我平生最不会记别人的话，惟独我女儿小时候几句稚拙的童言却令我历久不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杨绛在《将饮茶》中忆及她小时候把家中一只蛮横的猫叫强盗猫，我女儿学说话时也常常这样创造性地组合词语，这样自己给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命名。那年冬天她刚满两岁，知道天热了是夏天、天冷了是冬天、开花了是春天、树叶落了是秋天。大年初一那天早晨，我说：“东东，快起床，过年了，妈妈给你穿新衣服。”她睁开眼睛，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是过年天。”夏天到了，有次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妈妈，今天吃不成甩袖汤了。”我一愣，才明白因为那天我穿了一件短袖衬衫。那时候鸡蛋、肉都是定量供应，瓜片汤里甩上一个鸡蛋就算是改善生活。女儿问我这汤为什么叫甩袖汤，我那天恰好穿了件长袖衣服便给她做了“甩袖”的示范动作。满三周岁时，她进了一星期接一次的幼儿园，她哥哥中班她小班，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的爸爸骑自行车把他们接回家，总爱在他们小脸蛋上亲一下，她就爱撒娇不让亲。有次她爸爸蹲

下身子问她“让爸爸亲一下行不？”她想了一下说：“行，别亲湿。”回到家里，小兄妹俩议论自己班级的老师，哥哥说他们班的老师好，她说：“我们班的老师不好，上大课让我们站在热地方，她自己站在凉地方。”这热地方和凉地方之别，在于一个在太阳下晒着，一个有阴凉遮着。她的用词简练，同一个名词前面两个不同的定语，不仅状物写人而且糅合了她自己的感觉和鲜明的感情判断。

有次她从幼儿园回来，给我提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杨帆是反动的东西吗？”我一下子摸不着头脑，问她怎么回事谁说杨帆是反动的东西了？她说语录歌上不是说凡是反动的东西吗？我笑了，看来她已经知道“反动”不是个好词儿了，忙给她解释小朋友杨帆的帆和凡是凡不是一个字，她又问那这个凡怎么是反动的东西呢？我回答说凡是也就是都是的意思，她却穷追不舍：都是反动的东西吗？我也是、你也是、爸爸也是反动的东西吗？我意识到自己讲错了，可是怎么才能跟她讲清楚呢？跟她讲“凡是”是个虚词，在这里是只要的意思，那段以凡是开头的语录是个条件复句吗？一个三岁的孩子怎能够懂这个？于是我语塞。后来，兄妹俩相继上了小学，我发现他们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跟真的似的”，说的时候两边嘴角还向下轻蔑的一撇。我有时留心他们这话的具体所指，发现倒是相当的贴切和传神，便惊讶他们小小的年纪何以能一眼看出那“跟真的似的”后面的假来。看来，也许只有童言才能戳破那冠冕堂皇的皇帝的新衣？

老换小，老人的话也常常具有童言的本真自然。我的母亲活到八十多岁时，说出的话常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有一次她把我叫到身边，抖抖擞擞地掏出五块钱来对我说：“你去多买几尺布，给小元宽宽绰绰做条裤子。”我才发现我的小儿儿子小元正穿着一条新买的兜屁股的牛仔裤。前年夏天，母亲走到了人生的终

点，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便拒绝打吊针服药，一醒过来就一遍一遍地说：“叫我死吧叫我死吧，行行好叫我死吧。”最后几天弥留之际，我和妹妹们轮班守护在母亲床前。一天深夜，我真真切切地听见她一字一板地说：“叫我死吧！你们以权谋私，我以权谋死还不行吗？还不行吗？”

这童言的两端，也是人生的两端。两端的彼岸，同样是永恒的混沌永久的沉默。现代语言学常说语言是遮蔽是牢房，可是如果就这生之初和死之将至时的童言而言，语言又何尝不是澄明和照亮？然而语言之光对于存在的澄明照亮，其前提却似乎只是这稚朴无华的童言？童言无忌。尽管它常常会不规范，可正是这超越规范的质朴和天真，才能闪烁出未经污染也不知伪饰的人类智慧之光。海德格尔说：“语言伴随人的一生。”这一生中生和死两端的童言阶段，是何等的短暂！由这短暂的两端联结起来的不小而又未老的人生中段的非童言，却是何等的漫长何等的枯燥无味。我现在就正处在这两端的尴尬的夹缝之中，无感也无言。我无以言说。好在我也和一切人一样，无可置疑地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朝着那未来的一端走去。到那时候，我得张口说它几句无忌的童言，哪怕只说一句。

生 气

几年前读龙应台的《野火集》，光那封面就火爆：红底白字，两寸见方的“野火”二字呈炉火之蓝白色，墨力浓烈欲滴，每一笔都像是一个小小的火把，虽不一定就能燃起燎原之火，却也染出了一片小小的红霞。翻开来一看，第一篇光题目就咄咄逼人：“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是呀，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一边读一边就在心里回答：为什么？因为生不起气。气大伤身，郁积成疾，人是能够被活活气死的。气死了也是白死。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生气。

生气是人的一种情绪现象。喜怒哀乐，人之常情，生气居常情之第二位。中国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血性有正常的情绪反应能力，遇到了不讲理不公平的事情怎么会不生气呢？

生气的滋味尤其是生了气而又无处排遣无人诉说的滋味我是充分领教了。那的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痛苦。生气直接影响吃饭睡眠乃至举止神态。你不想吃饭，你勉强端起饭碗往嘴里送，送到嘴里又咽不下，咽下去了却想吐又吐不出来。要